

【輯一】滿穗人生因有愛

TZU CHI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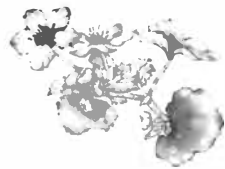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辦個有特色的大學

訪慈濟大學學務長・人類遺傳學研究所所長

——方菊雄教授

文／程諾蘭



編者按：在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服務超過二十年，專長在細胞遺傳研究的方菊雄教授，是慈濟大學的創校元老。因為尊敬李明亮校長的人格與學養，與李校長一起回來慈濟籌辦醫學院，屈指算來，已經整整八年了。在台灣接受教育的他，爲了回饋自己的故鄉，將生命中最後的三分之一奉獻給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目前是慈濟大學學務長暨人類遺傳學研究所所長。方教授談起這八年來，慈濟醫學院從醫學、醫技、公衛三系和醫學研究所創辦，到目前爲止，慈濟大學已增加爲六個學系十一個研究所，學生也由一百三十人遞增到今天的一千三百七十五人。今年還將增設人類發展學系、東方



語文學系與傳播學系。

八年來，眼見慈濟大學的迅速成長和茁壯，方教授心中有欣慰，也有期待。

一切從零開始

記得剛從美國回來時，學校尚是一片荒蕪，我們借用慈濟醫院的頂樓作實驗（籌備處在二樓）。實驗室還在施工，設備也還沒進來，不過，我向醫院十一樓的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借顯微鏡、借培養箱……等等做組合，就在我回來一個禮拜以後，實驗室就開始運作了。因為我的細胞遺傳設備比較簡單。

現在回想起那段時光，還是覺得很甜蜜。曾經有一次已經很晚了，實驗上有個新發現，晚上十一點打電話給李校長，他還跑上來一起討論。醫學院籌備階段，為了準備送件到教育部審核，籌備處有很多純粹的文書工作，大家併肩作戰一起趕作報告。另一方面，實驗室也要籌畫，需要採買儀器，因為中文翻譯還不很清楚，有時把文字意思弄反了。大

概半年以後，採購作業才慢慢建立、規畫出來。

擔任第一任總務長時，學校大樓還在陸續興建，我去問建築師、問施工單位，請教他們怎麼監工？經常到工地看進度、看結構，慢慢學習。有些工程要先進行，因為學生馬上就要進來，有時也需要做協調。這是很難得的一個經驗。

不可思議的動員力

由於學校的建築設計很特殊，車子不能直接開進建築物旁。所以，當桌椅買進來時，全校老師排成一行，用接力的方式，將桌椅一張張遞到教室裡。

印象最深刻的是，開學前一個禮拜，學生很快就要進來，工地仍然十分混亂，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來完成，大家心裡好擔心。上人說：「不要擔心，會有辦法啦！」第二天，幾百個慈誠隊師兄下來，整個星期日夜清掃，一個禮拜後清潔溜溜。那時工人還在納悶：「你們怎麼請別人來做呀？」當時即使有錢，也沒辦法請到那麼多人。學校進門那條大



馬路，清晨柏油才鋪上去，學生報到時還在冒煙，過程是這麼趕。當時全校所有的教職員都很同心協力，基金會及慈誠隊很多人都來協助。現在回想起這溫馨的一面，感覺非常開心。

學校就像一個家

當時前棟底下是教室，頂樓則是學生宿舍。原本女生住在護專，每天搭乘巴士來校上課，有一天巴士沒有出現，她們就沒辦法來上課。我跟上人報告，上人馬上決定在頂樓再加蓋女生宿舍，經過幾個禮拜趕工，女生就回到學校來。

第一年學生比較少，大概只有一百三十位左右，只有三班——醫學系、醫技系、公衛系。由於學生數量少，師生感情都很好，老師和學生間彼此都很熟悉。第一屆的學生我都非常熟，那時候感覺就像一個家。下課後，我會常常上去宿舍看學生，關心他們的生活情形，整個學校士氣都很高昂。

引進美式教學

剛開始教學，總想將國外一些很好的作學問的方法，儘量傳授給學生。如以研究為主的，就會開給他們很多材料，後來發現學生吸收不良。在美國大學教書，老師事先都會指定學生閱讀，也給學生很多新資訊，學生事先閱讀，課堂上再提出討論，方法比較活潑。但台灣學生無法適應美式的教學，所以只好調整節奏，將每一個章節，以比較慢的速度，簡單明瞭的跟學生說明，依進度慢慢增加。

同樣的「人類遺傳學」，教醫學系和教醫技系學生就不一樣。在醫學系，重點傾向於將來當個醫師會碰上的臨床病理診斷，碰到問題要怎麼解決；醫技系就偏向於檢驗這方面。所以，同樣是人類遺傳學，醫技系和醫學系的重點就有差異。基本上原理是一樣的，但是舉的例子就不同。

台灣學生思考方面比較欠缺，但記憶方面很好，測驗題分數通常很高，可是我從來不考測驗題，都是問答題。學生都很怕我，因為問答題常常要比較一個系統的優劣，強調思考訓練。其實把握基本道理，基本



原則明瞭了，就可以自由應對。

美國教育重思考推理，如果教授指定教科書第五章，學生必須事先閱讀，教授上課會先做簡單的 overview（總論），然後就是開發學生的潛能，由學生發問，老師再作解答，同一個問題，有正向和反向的解答。例如我們在臨床上看到細胞異常現象，可能是某些在過程中被淘汰掉了，或是某種細胞生存力比較強，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瞭解問題所在，或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這種結果。這種訓練我常常在考試時使用，訓練學生從不同面向瞭解問題。我喜歡讓學生，尤其是醫學生，學會從不同面向瞭解問題。

台灣的學生，比較不太敢發問或表達想法。剛回來第一個禮拜我曾問學生，台語聽得懂嗎？連續問了三遍，沒有人舉手，然後我就用台語講到底。上完課，三個學生跑過來說：「老師，我聽不懂！」我說：「我不是問過你們嗎？不懂的請舉手，」他們說：「老師我不敢。」這在美國是不會發生的，聽不懂他就會問；在台灣，學生好像沒有這個習慣。這也是滿特別的經驗。

培養術德兼備的良醫

至於上人所期待的培養具備仁心仁術的良醫，因為今年才有第一屆醫學系的畢業生，成果還不太顯現，但我想種子應該是有的。我們也很認同上人所重視的，作為一個醫師要有人格的理念。

在美國，我的實驗室主任相當注重醫師對病人應有的態度，病人出狀況時，什麼事都可以攔在一邊，先救命再說。但在救命之前要先知道出了什麼問題。所以我對醫學生比較嚴格，因為判斷必須非常快速準確，可能才差一分鐘，生命就無法挽回了。

慈濟大學醫學生跟台灣其他學校比較起來，對尊重生命、服務層面上，整體來講是有進步。當然，程度是有差別的。我發現年級越高，受薰染感召較多，理念較清晰。我常常告訴學生，當醫師不是為了賺錢，錢夠用就好，重要的是關心生命。作為一個醫師，最快樂的是把瀕臨危急的生命搶救回來。人生的價值在於對病患付出愛心，真正關心他們，盡力而為。

我想上人的目的，是要求學生在知識上精進並具備醫德，兩者兼備



即是良醫。必須在知識技術上不斷提升，才能救更多的人。所以我們希望找到最好的老師來帶領他們，在人格和知識上都能作為他們的模範，讓他們真正投入醫療事業，不是一份職業而已。尊重生命，以救人生命為先，個人享受放在最後。要是學生想偷懶不用心學習，我是不會輕易放過的；因為一時的偷懶，可能葬送一條寶貴的生命。

良好校風在於老師以身作則

以課程來講，質量要兼備。除了開課給學生選修外，全校老師在行為上也能成為典範，這比開課更重要。慈濟大學校風的養成，全體老師也有這份責任。現在的學生很聰明，老師若言行不一，是無法躲過他們的眼睛。一旦校風形成，不用規定學生穿制服，他們自能遵守，這是屬於比較高的境界。

學生是很可愛的，有耐心的跟他們分析對錯，道理他們會懂的，這比處罰更重要。到目前為止，跟全國其他學校比較起來，慈濟大學的問題算是比較少的。我想，如果我們能做到像美國那樣，譬如考試時老師

不用監考，那我就可以很安心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我一直給學生一個觀念，你們將來一定要比我更好，我不會忌妒；如果你們比我更差，社會就沒有希望了。我將幾十年所學傾囊傳授給學生，看到學生比我好、比我強，我覺得這是我的光榮。如果被學生問倒了，我不會生氣，只有更努力去學習新的知識，老師不是萬能，不可能什麼都會。

要求良好教學品質

國內學生的學習態度普遍比國外差，臨到考試時才拼命念書，學習效果將大打折扣。目前我比較擔心，可能一屆不如一屆，整體沒有提升，反而下降。

也許現在學校很多，淘汰少，加上外面環境的刺激，許多人只求考試成績好就可以，真正的學習過程並不好。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很多，中小學應是其一。一個學生在小學、中學時期，他的教育並不完整，只求考試過關、成績好，一旦進了大學，好像人生大關卡已經過去



了；他們就開始玩，逸樂之心隨之出現。

我常常叮嚀學生，星期一到星期五應好好念書，星期假日再出去玩即可，不要從星期一玩到星期日。每次跟他們提及此事，他們都在笑，這大概已成事實。有時想想，教育實在是良心事業，端看老師憑良心要花多少時間去教導學生。

當初上人辦學校期待的就是精緻教育，學生人數不多，但每一班的品質要好。到目前為止，我們仍朝這個目標努力前進。唯一仍然存在的師資問題。也許東部在大家的心目中還是比較偏遠的，不願意來，這是我們比較難以突破的。

另外，學校發展得相當快，不免有些思慮不周的地方。但整體看來，慈濟大學的素質不錯，將來還是很有發展潛力的。未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和很多私立學校比較起來，我們的目標和前景還是很好的。

對於學校未來發展的期許

我對學校將來的發展很有信心，教育人格完整的學生這個理念應該要持續，學生人數則維持在七、八千就可以，太大並不好，若能好好規畫成為高品質的學校，誰都不敢看輕他。

在老師方面，我希望大家應同心協力，大多數人都能積極參與學校事務。學生和老師的互動中，學生應能夠學到如何自己去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曉得自己要說什麼，這樣我們就能放心。

此外，學校應有自己的特色，許多世界知名大學，都各有其特色。在美國，也有不少宗教團體創辦的大學，到最後都能慢慢表現他的特質，在學術上，把宗教變成一個特有校風。將來慈濟要走完全教育方向，從幼稚園到大學成人教育，這些必須很詳細的規畫才能讓整個運作順暢，獲得最大效果，每個環節如何配合，目前還沒有很大問題，但將來還需要從長計議。

定位自己在學校扮演的角色

從創校開始我就在這裡，對學校有很深的感情，學校有什麼需要我



做的，我都不會拒絕，這也是給我學習的機會，若有不懂的我就去請教、去學習，等到有適當的人選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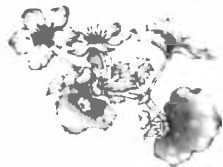
譬如說學務工作，我知道有人比我更適合，但他眼前需要升教授，不好意思耽誤他，所以先由我負責。年輕人在拼的話，就老頭子出來多擔待。但我也在觀察，看看有誰很適合，就可以交棒給他，我不計較，我覺得我就像補位的人，哪個地方有缺口，我就去補位，有適當的人就換人。

回國後，自己在研究方面已經比較落後，雖然如此，但我覺得意義不一樣。在美國，也許我可以比較安穩一點，但在台灣，我可以帶學生，陪他們一起成長。很多學生，在校時也許曾被我罵過，但後來他們還是會回來看我，這是很難得。一如我當年回國的願望，我希望有機會栽培下一代，為了我們的台灣盡點心力。年輕人如果能正常學習，人格發展健全，專業上能和人相比，我們對下一代就有很大的希望，國家才能發展下去。

交會中永恆的光亮

感謝大體老師

文／張睿真（醫學四）



坐在電腦桌前打著心得報告的時候，驀然有種非常強烈的感覺：「這個學期結束得好快啊！」我還沒確切地感覺秋與冬，校園裡卻已經吹著和暖的風，假期也快開始了。問問每個同學，大家好像都有相同的感覺：「啊，這個學期過得特別迅速呢！」

期末了，走進解剖實驗室裡，用默禱來向大體老師打招呼之後，我開始細細地縫合起大體老師的皮膚。手指一路輕輕撫觸過那些我和同組搭檔們曾大費心力找到、清出的神經脈管和腺體構造。當我拿著縫合針再看它們最後一眼，竟然發現那些個長長的拉丁文名字靜靜從記憶裡冒出來，最後排成了一長串，像定位的星星一樣清楚。我這才明白原來我



的時間都悄悄流逝在這裡了，所以今年的秋天只記得一片枯黃的菩提葉，而冬天只是睡夢中緊緊敲窗的一陣風聲。

絲毫不敢有負所託

而校園裡的夏天卻讓我印象深刻。那是學期初的大體啓用儀式，誦經與灑淨儀式雖然漫長，天氣雖仍是盛暑，但讓我不斷拭汗的理由卻是緊張。起先與大體老師的親人們一起用餐的時候，大體老師的母親——是個健朗的老婆婆，笑著和我聊天；大體老師的女兒跟我們同年，我們甚至還聊到彼此的學系；而當大體老師的姊妹們親切糾正我的台語發音時，我終於開始覺得比較自然。

可是在我們進入大體解剖講堂之後，我先是看見一位家屬抬起手來，然後驚見到幾個人的肩膀已經在瑟瑟發抖……婆婆的眼淚擦都擦不完……我明瞭到我正面對著世界上最深沉的悲傷，而我除了無能為力，還感覺到害怕。這是我全然陌生的情況，窗外午后的陽光是那麼燦爛，我的額角卻沁出冷汗來。

灑淨儀式結束，我們最後開啓解剖檯的鐵蓋，小心用往生被掩住大體老師肩上的管子，再請家屬們進來。跟我們同年的女兒哭了，婆婆也哭了，女人們都在擦眼淚，大體老師的丈夫靜靜站在檯前，眼神很感傷。我咬著嘴唇，拼命眨眼睛，忽然發現我們身上背負的愛是那麼多。站在我面前的，都是最愛大體老師的人，我們素昧平生，他們只知道我們是慈濟醫學系的學子，就捨出他們最親愛的親人來成就我們。

我心裡忽然一陣溫暖，剛才的害怕都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只是關切——想為他們分擔一些哀傷的關切。其實我多麼希望能夠完成他們的期待，能夠很有把握地向他們保證：「我們會好好地研究大體老師，把她往生前那麼疼痛的原因找出來。」然而我的力量尚不是那麼足夠，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在大體老師的愛和他們的支持下，自己會認真用心去學習大體解剖。

儀式中只有十分鐘讓家屬們進來瞻仰，女兒臨去時不顧拉扯，流著淚就跪倒在冰冷的磨石子地板向解剖檯上的母親磕頭；那一刻，我心裡百感交集，能夠言述的只有：「絲毫不敢有負所託」這句話。



謝謝您！解剖學老師

對我來說，這是今年夏天的尾聲。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和同組搭檔們漸漸適應了大體解剖課程的步調，我們開始由每一塊辨識出來的肌肉、每一條清理明白的神經與脈管來計算著我們的時間，每當時間分秒流逝而進度卻無法推前，大家都會感受到壓力而互相勉勵：「快一點，小心一點！」而解剖學科的指導老師們也都不吝於在我們遇到瓶頸時伸出援手，一邊接下我們的工具，一邊開始說明我們剛才犯的錯誤。

我原本就已經知道慈濟的老師們比起其他大學教授們來得親切溫和，但是在「大體解剖課上我才真的「大開眼界」，原來老師竟然可以對我們這麼好。對我們發現的構造有問題的時候，老師翻圖譜、找書籍，非常拼命地想解答我們的疑問；進度落後的時候，每個老師都很著急，但是他們並非直接戴起手套來幫忙我們，而是忍耐著脾氣，堅持一定要我們親自去把東西找出來：「這樣才能增加你們的經驗值！」而當我們因為進度來不及，非得要「加班」的時候，老師們又成為最擔心的人，實驗室鑰匙給得很猶豫：「不要加班加太晚啊！知不知道？」還要叮嚀

我們很久有關安全的問題，這才放心。

與精神巨人心靈交會

秋天來臨的時候，每堂課前的默禱，開始成為我向大體老師傾訴的時間。我總是把大體老師當成一個親切的阿姨一樣，在心裡告訴她：「大體老師，今天又拜託您了。上一次我沒完成的部分很抱歉，是因為身體不舒服：」結果我的默禱老是超出時間，只好一邊坐下來開始拿工具，一邊還在想著跟大體老師「沒說完的話」。

儘管沒有回應，我還是靜靜地想著很多事情來跟大體老師說。我們這個小組非常感恩我們的大體老師。除了她捐出自己的大愛之外，我們發現大體老師的身體結構情況是很好很好的。比方說大體老師的脈管與神經雖然都比其他組的纖細許多，可是什麼都不缺；換句話說，在我們尋找這些構造的同時，大體老師無形中正加強我們觀察的功力與動刀的細膩。我們也很快地發現，大體老師的脈管與神經有著很明確的不同，由顏色與質地上我們很快就能判斷，並不需要猶疑很久。



唯一讓我們覺得難過的，就是在進行到深層內部構造時，我們發現大體老師的左腋、左腹壁底和左頸根，都有明顯的腫瘤轉移。我看著那一區一區的腫瘤，心裡不由得疼痛起來，我們的大體老師是怎樣忍受過這麼巨大的痛苦，又是怎樣地發願捐出她的軀體呢？我悄悄握著大體老師冰涼的手指，覺得正觸摸著一個精神巨人的遺物。

最後在顱頂頭皮下見到了開顱手術的遺跡，我們看著顱骨上一個小小的圓洞，我們只知道它應是釋放了大體老師往生前最劇烈的疼痛。雖然這點令我們安慰許多，但是我們卻也忍不住互問：「難道醫學目前就只能為她做這麼多嗎？」原來我們現有的所知還是有限極了，如此廣袤的領域還等著我們去探索、去挖掘。

醫學三這一年，獻上我的秋天與冬日來陪伴大體老師，藉著大體解剖學科指導老師們的幫助，跟隨大體老師來學習最艱深繁奧、也最貴重脆弱的人體。我知道在接下來的歲月裡，我的人生會一路走進醫學更專精的領域，我的四季也會分享給我將遇見的，為病痛所苦的人。如果在將來，我真能開始為病人做出任何有幫助的醫療，我都得感謝今天獻出大愛的大體老師和她的親人們。當然囉！還有認真指導我們的大體解剖學科的老師們，和這學期這麼團結友愛的我的小組同伴們。

我要當個好醫師

文／傅進華（神經科學所研一）



記得剛進醫學院的第一天，我雄心萬大地告訴自己：「我一定要當個好醫師」。這十二年來，每當我受師長責罵、遇到挫折，或者面對重症病患而產生不安時，這句話總不時的迴盪在腦際，支撐著我，讓我有走下去的動力。而今，我已站在醫療的第一線上，但我仍戒慎恐懼，深恐違背這當年立下的承諾。

難忘慈院志工的洗禮

和慈濟結緣，應該是在醫學院四年級的冬天，同學與沖沖地拿了一份報名表，問我要不要去花蓮慈濟醫院作志工？憑著年少輕狂，以及自



以為是的那種醫學生的自負，趁著寒假，我們來到了花蓮。在還沒到達醫院之前，我心裡盤算著，就憑我多年來所學的醫學知識一定可以發揮用途吧！

迎接我們的是一張張慈眉善目的臉龐及一聲聲的「阿彌陀佛」，更令人難忘的是醫院大廳的「佛陀問病圖」。我們被分配到內科病房，帶領我們的師兄姊很詳盡的告訴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聽了以後，突然有一股想要逃走的衝動。原來，我們所能做的只是搬動病人、餵病人吃飯、幫病人洗澡等等很瑣碎的事情。我那自大又驕傲的醫學生心態又作祟了，我想這些工作應該不需要醫學生來做吧；如果醫學生只能做這些，那又何必來呢？

志工服務的第二天，我就覺得很慚愧了。雖然師兄姊沒有讀太多醫學方面的書，但他們能夠忍著惡臭，為病人換尿布，很耐心的一口一口餵病人吃飯、很用心的協助病人上下床，動作是那麼的虔誠俐落，而我，只能默默站在旁邊看著。此時，空有滿腦子知識，對病人卻發揮不了任何一絲絲的作用，我又有什麼好埋怨的呢？

第三天，我試著幫一位單身的榮民伯伯清理排洩物，伯伯用他微弱

的聲音直跟我抱歉，又怕弄髒我的手，我笑著說：「沒關係！」在我心裡卻有一份滿足感，這份滿足感並不是來自我醫治這位老先生，而是來自我一點點關心所得到的回饋。原來幫助一個人不需要有多大的本事或要懂得多深奧的學問。適時的協助、關懷及鼓勵，比任何的藥方都要來得有效。

在回台北的路上，我們幾位同學感觸良多，我們很慶幸能有機會去參與這樣的工作，而不再是一群只會躲在象牙塔裡死讀書而又自以為是的狂妄小子。而我那一份高高在上、驕傲及自負的醫學生心態，也經此洗禮後，轉化為更謙卑、更包容、更能視病如親的慈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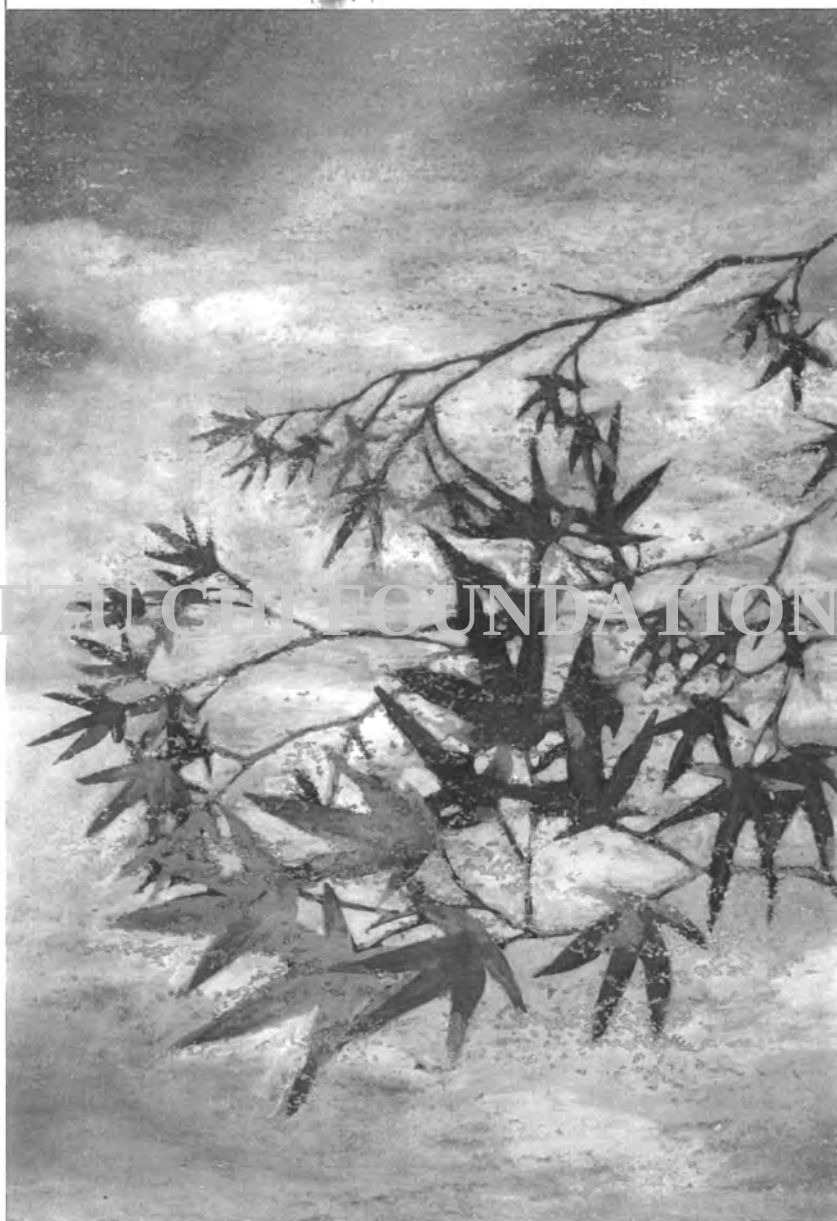
亦步亦趨向主任學習

服完兵役的那個夏天，正面臨著要到那一家醫院服務的抉擇時，一通電話改變了我的人生！

一位在醫學院裡疼愛我的師長，也就是三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曹汶龍，毅然放棄台北優渥的生活與工作，決定隻身前往花蓮慈濟醫院服



TAI CHI FOUNDATION



務。他找著了我說：「要不要跟我一起到花蓮打拚？」就在這樣的機緣下，我跟著主任來到花蓮，一晃五年過去了。

從第一年住院醫師做起，我的醫師培養訓練過程跟其他的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每天有忙不完的事，要值班、要寫讀書報告、要不斷求知，也要不斷接受生離死別的考驗；要學會安撫病患，卻也要學會偷偷流完了淚，出現在病人面前仍是堅強的。由於工作壓力大，加上無親無故，我的情緒非常低落；主任不僅白天要指導我、傳授我知識，下班後還要噓寒問暖，同時扮演起嚴師及慈父的角色。在那一段慘澹的日子裡，幸好有主任從旁的指導與照顧，讓我很快的安頓下來，並慢慢的使工作步上軌道。

主任給人家的感覺總是慢條斯理、穩重、專業而且平易近人。記得有一次因病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與家屬起了一點點的爭執，幸好有主任出面幫我解決這一場紛爭。主任將我拉到一旁對著我說：「進華！在這個社會，大家都是以高道德標準來看待醫師的，你既然選擇這條路，就必須承受這樣的壓力。年輕人不要毛毛躁躁的，心胸要大、眼光要遠，慢條斯理，這樣才能顯現出你的專業，也才能受到病人的尊重。」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遵從主任的教誨，做一位專業而穩重的醫師。曾經一位年輕的護士小姐對我說：「傳醫師！您看病的樣子，好像您們的主任哦！」我聽了以後，心裡非常高興。

再向自我挑戰

跟病人家屬解釋病情，是我日常工作之一，也是我最難適應的一項。我所接觸的病人大部分是腦中風病患，這類病人可能在生病前沒有任何徵兆，一旦病發，輕者可能半邊癱瘓、語言障礙，嚴重者會昏迷甚至死亡。這類病人的家屬由於無法承受突如其來的轉變，對醫師的依賴和期望總是特別高。

我總是得面對他們低落的情緒，輕聲解釋著病人的情況、治療的方針以及癒後，我的一句話，可能讓他們充滿希望，也可能會讓他們哭成一團。我一直不喜歡這樣的場合，因為我總學不會控制自己的眼淚，但是我又必須面對，我必須堅強、以及專業，因為只有我的努力，才能讓他們親人度過難關。

我常常跟我的主任抱怨，為什麼我老是要得宣布人家的死刑，我好像不是一位醫師，而是一位劊子手。主任拍拍我的背說：「我知道你適應得很辛苦，但這是成為一個神經科醫師必經的路程，也許你一時會看不開，但日子久了，你一定可以參悟人生的生老病死。」

神經科學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它深奧且充滿挑戰性。但在臨床工作了四、五年之後，我發現有很多疾病，我們一直都是束手無策的。因此，我報考了慈濟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期盼能一方面服務病患，也能不斷進修。在我進入研究所的第一天，我就清清楚楚的明白，我所追求的目標是什麼？也許我無法有太重大的突破，但一想到我也可以為人類的醫學進步盡一小份心力，便讓我充滿了鬥志。

重回當學生的日子，讓我的生活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在上午門診結束後趕著到學校上課以及作實驗，也常常在學校上課結束後又匆匆的趕回醫院探視住院中的病人，每每在醫院工作結束後，仍得撐起精神準備第二天的研究報告，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常想我何其幸運，能夠一邊發揮所長，又能夠不斷求得新知，這種滿足感，讓人樂在其中。也許旁人看我辛苦了些，但他們又怎能體會，那種工作及學習所帶來強烈的



成就感呢？

感恩師友的護持

很感恩醫院的同事與主任都很體諒我，常常替我分擔醫院的工作，學校的師長也很愛護我，知道我一面工作一面進修，慈悲為我設想，並且從旁大力的支持我。我常想，如果不是這些師長這麼關心我、支持我，這一路走來我一定跌跌撞撞，支撐不了多久的。

研究所的教育是啓發式的，老師們不會填鴨式的灌輸你一些呆板的知識，你必須從實驗室、從圖書館去獲得你想要的答案。每當在圖書館裡獲得一項新的知識，或在實驗室裡有所突破時，就會讓我高興一整天。老師們亦師亦友，在生活上互相鼓勵，在學業上互相切磋，他們毫無保留的傳授我們知識，也不吝惜於分享他們的成就，讓師生之間完全沒有距離，他們就好像父兄一樣希望我們成材成器，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在這麼多人的協助下，讓我忘記了辛苦，歡喜的承受這一切。

我的醫師之路是從慈濟醫院開始的，它陪我一起努力、一同悲傷、

一同歡喜。如今我若學得一身好本事及一顆慈悲的心，都得感謝這兒鼓勵我的師長、每一位受苦的病患以及慈濟這個大家庭。

雖然一方面從事醫療服務，一方面進修，讓日子過得十分忙碌，但常告訴自己一定可以撐得下去，因為我始終沒忘記當年對自己的期許——我要當個好醫師。有一句話，好像別人說過，但我仍想說：「今天我以身為慈濟人為榮，明天希望慈濟人會以我為榮！」

TZU CHI FOUNDATION



生命中的驛站

文／程諾蘭（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花蓮，台灣地理版圖上的一個地名，一些陌生、有點遙遠的地方，卻成為我生命中的驛站，如今已進入第三個冬天。

與慈濟的結緣，起於就讀博士班的一個暑假。炎熱的八月天，盆地形的台北市，平均溫度在攝氏三十度以上，我來到慈濟台北分會文史部工作。當時所憑只是一個好奇心，好奇台灣有這樣一個很特別的慈善團體，如此積極的投入社會公益和教化人心的事；心裡納悶，這些是怎樣的一群人，為何這樣的樂在其中？樂在其中是顯相，實其源自如來心！

藉由工作，我有機會閱讀許多有關這個團體林林總總的動人故事，心裡的觸動無法用有限的言語表達盡致，一個世界是可以因為美好的理

想與崇景而成為真善美的樂士，這正是慈濟人努力在做的事。

桃花源裡尋慈濟

上人常常鼓勵我們：「凡事但求盡心。」一句平常的鼓勵語往往最能傳遞真誠的關懷心，我想我似乎找到了一個點，一個足以讓生命無限延伸的一個點，如今這個點落在花蓮慈濟大學。

因為學校特殊的創校背景與注重人文教育的理念，我來到了現在的慈濟大學，以前的慈濟醫學院。一樣是八月天，酷暑炎熱的季節，我懷抱著一點想像的悸動心情，搭乘北迴鐵路，來到俗稱台灣後山的花蓮寶地。

當時學校學人宿舍有限，必須暫時租屋校外。可想而知，在東南西北都還摸不清楚情況之下，挑選租屋只能以非常直覺的當下感受做決定，於是，這間宣稱有「三個陽台」的頂樓小套房，竟成為我來到花蓮的第一個落腳地。我對於花蓮的第一個印象：熱，熱，非常熱，即起因於此。雖然這不是很客觀的評語，不過，相較於地理緯度相近的台中而



言，直接接受東昇旭日強烈照射的花蓮，陽光的確烈一些，紫外線輻射度的確高一些。這樣的感覺，至今如一。

剛到校的第一年，除了忙著熟悉環境，認識不同特質學生的學習慣性之外，由於尚在撰寫博士論文，另一方面又兼任通識教育中心組長工作，在一切都尚在學習與適應情況下，頗有一點捉襟見肘的壓力與窘境。再加上，必須分一部份心力兼顧遠在台中的父母，以致我有將近兩年的時間，是在精神不濟，身影消瘦，滿臉青春痘的慘狀中度過，歷歷驗證了人的心理對於生理狀態的深刻影響效果。

制服莊嚴作師表

相較於國內其他私立大學，慈濟大學是很特別的。她不為任何特定企業財團所服務，不以訓練供應工商企業職業人才為目的。她因懷抱著對於教育的崇高理想與長遠抱負，而根落優美無染的花蓮淨地，尋求教育的另一片新生地。

因此，學校整體營造的氣氛是十分不同於別的學校，若身歷其境，

實難以不受任何薰習。以學校老師必須穿著校定制服來說，相信這應是世界創舉。一開始，許多老師也許還不完全能處之泰然，但些許日子後大家發覺，除了簡單、省事、少治裝費之外，因為穿了制服後，大家覺得還真是比較有老師的樣子。這並不是說，不穿制服就不像老師，就不會是好老師，倒是因為穿了制服，而讓大家在無形中，行為舉止亦有所戰兢起來。畢竟老師是學生的典範，老師還是要有老師的樣子。孔老夫子也曾經因為「席不正」而不坐，人的心往往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種種外在行為的遷易或影響。席子擺正了才坐下，如同衣著端正了才上台授課，在這行為中，不僅端莊我的舉止，也端莊我的心，進而表現為人師表的氣質。在格式齊一之下，同時消除了大家的分別心。

小小一件制服事，卻是用心良苦。這是我所深切體會。

理性與感性

在大學授課，基本上是新鮮刺激、充滿挑戰，又時時五味雜陳的日子。學生是多元、活潑、好動、熱愛歡樂氣氛的。低年級學生多數像張



白紙，能接受各種顏色的薰染；高年級學生則已有成熟穩重姿態出現，待人處事也能表現出大人樣。學生中，有些已立定人生大方向，有些還在徬徨摸索中；有些對自己充滿信心，有些則十分怯步；有些一進校門不久，即有出雙入對的知己好友，有些則以獨行俠自居；有上課十分認真聽講的，也有利用上課時間補充睡眠的。

身為師長，必須擁有能夠吸引學生的特色，例如，學術涵養、為人操守、對學生關愛程度，甚至能言善道等等。這些年，在校教授課程多為思考性的邏輯或哲學課，要學生憑空想像一個抽象性的理論，實在是不可行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的生活化例子，往往才是達到應有學習效果的不二法門。懶惰的老師教不出可愛的學生，教學相長是為至理名言，一點不假。

學校以醫學院起家，學生自然清一色都是偏向自然科學領域者，這跟以往曾經接觸、教授過的綜合性大學的學生有很大的差異。在學生群當中，他們沒有太多機會與不同學院性質學生接觸，加以高中時期就分組的結果，使得不少比例學生的人文知識頗為缺乏，人文在其想像中，似乎偏向一種個人主觀感受、論及風花雪月的諸情事，想像起來應該很

簡單，對於社會科學的訓練更遑論，幾乎等於零。

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真正需要老師更多的耐心與用心。所以，每當學生進步了，老師是非常高興的。學生基本上仍希望學校將來能走向綜合大學的規模，他們可以跟比較多不同學系學生交流，因此，看到學校綜合性愈來愈成形，許多科系陸陸續續也成立了，大家心裡的確高興。

人文氣息見成效

上人對教育期望很高，對自己學校培育出來的學生總有很深的期許，希望他們不只有良好的專業學識訓練，也能有美好的做人處事人文素養等；從生活起居、衣著行儀，到心靈涵養，都希望面面俱到，真正成為一個「全人」。這麼多年來，這一直是學校的清楚指標，沒有改變過，也許不那麼容易達成，但持續性的努力從來沒鬆懈過。至今，成效如何，還難太早下結論。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部分頗能欣慰的成果已經出來，譬如學生著重服



務、關懷社會、保護環境、尊重生命的人文氣息培養已經有了雛形，而且有了初步成效，不少學生很能感受「人飢己飢」的意義與精神，體會生命的無常與價值，了解到人與人、個人與社會之間無法分割的緊密關係，很願意為別人、為社會作一些有益的事，只是這還止於部分，我們希望將來可以是更全面的。「慈悲喜捨」校訓的實踐需要同心再努力。

回想來到慈濟大學這段時光，其中甘、甜、酸、苦雜陳一塊兒，個中滋味唯有內心最明瞭。雖然有時不免有些挫折後的沮喪，有些力不從心的無奈，有些有愧對上人宏願的自責，但對於教育所抱持的一點理想與憧憬，卻始終未減。慈濟大學是一所集合眾人愛心，懷抱長遠教育理想所成立的新興私立大學，我們沒有許多老學校所頭痛的沉重包袱，有的只是年輕的熱忱與夢想。熱忱必須持續，而夢想更要實現。慈濟大學未來的路，需要用心的你我繼續耕耘。

共修智慧與研究學分

文／潘國揚（社工所研一）



我的生命是一連串的探索和學習過程，從畢業走出校門，航行海上走遍世界各地，增加我的視野與對生命的省思，到上岸後在「張老師」服務，開始與人接觸；直到回來花蓮，投入志業體服務。無論是慈濟大學的行政業務，或者在慈濟醫院社會服務室面對第一線的病患與家屬，都讓我的生命更豐實更飽滿。現在有幸回到慈濟大學進修，我像一塊海棉，努力的吸吮浩瀚的知識，將學理架構與過去的實務經驗作一結合，試著為弱勢者的幸福尋找一出路。

每天，我都懷著感恩的心情，踏著輕鬆的步伐，走進慈濟大學的學術殿堂。



那裡需要就到那裡去

八十三年，我們夫婦幾經思考，決定回來慈濟志業體服務。三月一日正式向宗教教室報到，負責協調暑假各項營隊的統籌與規畫，包括青年營、兒童營、慈青營等。在職務上，與師兄姊接觸聯繫十分頻繁，我才真正見識到慈濟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好多師兄姊為了辦好隊輔的角色，幾乎整個暑假都待在花蓮，對孩子們傾注了全部的愛，使慈濟精神很快的向下落實扎根，遍及青少年和兒童族群。

到了八月，有機會參與醫學院的籌備，被調到醫學院的課外活動組兼辦著體育組和學生輔導中心行政服務。在籌辦過程中為學生的福利、學生會與學生議會等的社團組織籌設與運作，以及體育與休閒活動的設計與推動盡一份心力，卻沒想到當初的規畫與籌備，會讓現在的我受惠，我又「回鍋」大學重作學生，人生的際遇實在很難說。

職務隨著因緣不斷流轉，到了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轉調到慈濟醫院的社服室，擔任起直接面對病患和家屬的第一線業務。面對形形色色的病人與家屬、疾病加身的苦痛與無奈，需要協調處理與尋求各項社會資

源協助的個案又十分錯綜複雜，但卻也是我成長最多的地方。

社工員的侷限與努力空間

曾遇見一位原住民女孩，不到二十歲就已有三、四個孩子，而這些孩子都不是同一位父親所生的，即將臨盆的孩子也是非婚生子女，讓我感觸良多。雖然醫院中的求助者在社會資源的取得與運用上較為「弱勢」，但是普遍存在於現階段的原住民現象的是「賺得少，生得多，死得快」。透過全民健保的協助，年過了五十五歲就可算是老人，不需繳納健保費了。根據政治大學社會學系謝高橋教授所引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八十六年的統計資料呈現，原住民每一位婦女生育的子女數為二・五人，而台灣地區的婦女只有一・九人，其死亡率為每十萬人有四十三人，而台灣地區只有八人，但是其平均每年的年所得卻僅只有台灣地區的百分之四十一而已。社服室在面對此種特殊的狀況所能做的，是盡力為原住民爭取醫療費用減免優惠、或者辦理分期繳納費用與急難協助外，亦僅能協調其他政府或民間單位幫忙，相關於其家屬中兒童、婦女



及老人等生活、就學、就業與就養的問題。此舉也可說是僅能治標而已。

在病患的後續照顧方面，家庭的關懷與支持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有位脊椎損傷病友，在醫院傷口照護得很好，但出院回家不到一週又被送來醫院，情況更是糟糕。原來問題出在他的家庭，他睡的是榻榻米，太太、孩子及狗也都睡在上面，妻子因家庭的重大壓力與沒有適當的就業機會常宿醉不醒。而他因行動不便，身體無法自理，傷口容易受到感染。這已經超出了醫療照顧的範圍，病人也很無奈。最後，是轉介至社政當局與當地衛生室的護士，方得以身心殘障列入低收入戶，得到社會救助及簡易的醫療照護。在社工的專業努力、慈院志工無條件的持續關懷及病友團體的支持下，讓病患與家屬也能有尊嚴的活下去。

慈濟醫院以人性化的服務為先，作為家屬和醫院之間紐帶的社會服務室雖然是輔助的單位，也必須努力呈現慈濟「人本醫療，尊重生命。」的精神。由於花蓮是觀光勝地，急診室常會接到車禍傷患，急救不治的案例亦經常上演。在醫護人員急救的同時，社工員也必須在現場協助、安慰並立即聯絡家屬到院。曾經有一位車禍患者被送至醫院已經死亡，

但是遠在台北的家屬還抱著一絲希望。我和主治醫師商量著「是否可以不妨礙急救程序下，等家屬抵達後再將屍體送到地下室助念堂？」對家屬而言，親人生死未卜，若在急診室裡看到親人，即使生命已無法挽回，至少心理上覺得「他還留一口氣在等我」、「我見到了他的最後一面」；若直接送到地下室的助念堂，家屬的心裡不免會有著「他一句話都沒交待，就走了」的遺憾呢？在生死交關的當下，如何做到更貼心、更人性化的對待，也是我經常在思考和努力的。

醫院裡觀人生，思未來

在醫院，包括急診室、加護病房，甚至連病房區、檢驗或治療場所，都不免會發生醫療服務不滿意的爭議事件。生命的無常與無奈，對於搶救生命而言是分秒必爭的，舉凡醫護人員緊張的對話、急救技術中心臟外按壓術、插管、流血、衣著凌亂……，對親眼目睹的家屬來說都是很殘酷的事實，萬一生命真的無法挽回，真是情何以堪！這些皆可能是家屬心中一輩子的陰影。更何況在急救時，也會造成鄰床病人的恐



慌，必須作些許的隔離與安撫其不安與恐懼。

曾經發生過一位癌末病人久病厭世的事件，他太太的妹妹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他，那是兩人房的病床，鄰床的病人剛好去上廁所，妻子恰好送妹妹去搭電梯，暫時約廿秒的時間離開病房，但是這位癌末的病人，竟然自行擠進十分狹窄的門窗，從九樓一躍而下，造成他妻子、妹妹和鄰床病友一輩子的遺憾，也使得醫療團隊的所有成員們無限的感傷。當這些憾事發生了，只會使醫病關係變得十分的緊張，皆有一股苛責的無奈存在於沈默的空氣中，尤其當病房區出現「綠色九號」（註：除了加護病房和急診室以外，若有病患突然亟需急救時，由總機廣播此代號，全院醫護人員會立即就近支援急救工作）的廣播與呼叫，我都會要求社工員務必立即出現支援，以安定家屬心理的無助、驚恐與疑惑，避免醫護人員的急救動作遭到家屬誤解。再加上本院特有的志工柔性的支援，都能在服務的領域中，得到相當圓滿的合作與家屬的諒解。

面對這些五花八門的案例，在在都考驗著社工員的專業素養與應變能力，好在慈濟醫院擁有龐大的志工群，有志工在背後作柔性的支援，真是完美無瑕的組合。但在慈濟醫院，社服室只算是個次級機構，社工

員的成果、品質、績效都很難靠量化來評比呈現，如果以太陽比喻志工，那麼社工員就只是日光燈了。

我常在省思，一般醫院是先有社工才有志工的協助，志工是納入社工管理的；但慈濟的文化核心是在志工精神，社工員退居輔助角色。意識到這層歷史因緣後，也比較能釋懷了。社工員唯有在專業技能和智識上不斷提升，才能為自己找出最好的角色定位。更要效法志工無所求的奉獻精神，在方案和規畫上努力與志工配合。至此，社工員目前雖然「不重要但被需要」，未來自然會有更多揮灑的空間。

老學生快樂優遊學海中

在社服室服務了一段時間後，發現有很多的困境與瓶頸，不是醫療援助就能解決的，實已牽涉到國家政策、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面的問題了。「學然後知不足」，我感覺到再有再充實的必要了，於是利用晚間到慈濟大學進修范德鑫教授講授的統計學分，包括初級統計、高級統計和迴歸分析。三個學期研讀下來，對於日後在統計量化和質化的研究法



的課程，也作了很好的奠基工作。

去年，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第三屆招生，我很幸運的考取了。也在基金會的公費協助與林副總執行長和同修師姊的支持下，走進大學殿堂重作「老」學生。我很珍惜這次再進修的機會，到了四十二歲的年紀，還能無後顧之憂的重回學生時代，有幾個人能像我這般幸運？儘管老師要求十分嚴格，更為了讓我們同步吸收最新的社工資訊，要求我們直接上網找國外期刊作佐證，否則翻成中文期刊，最快也得半年或一年以上。因此同學花在閱讀英文的時間相當多，對我這個「老」學生壓力也很大，每到深更半夜，還在燈下苦苦研讀，不過，我的心頭卻漾滿了幸福的感覺。

記得有一回去聽外賓演講，我坐在台下，演講者從我的外型與髮色判斷，以為我是慈濟的老師，客氣的跳過了「學生對於課程期待的自我介紹」，我說我是慈濟大學社工所的學生，因為我身上穿著是正式的學生制服。本來讀到研究所並不嚴格要求學生必須穿制服，但我將這套制服當成珍寶，以穿制服為榮。記得註冊時，還拉著幾個同學一起購買制服，現在同學中大多數人都跟著我一起穿起制服了。

如沐春風裡

社工所的老師學養俱佳，才氣勃發，也都比我年輕有為，像萬育維所長，捨棄了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來到花蓮投入社工所的成立和教學。他是研究弱勢族群和社會福利政策的專家，對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也用心很深。榮民、老兵、精神病患、銀髮族老人都是他關懷研究的對象，因之促成一九九九年國際銀髮年研討會在花蓮舉行。他為人親切溫暖，以身教為先，十分關心學生的狀況，有同學課業跟不上的，他總是想盡辦法提供協助。在他的帶動下，社工系所的學生都很有同情心、溫暖度，應對進退間展現對人親切關懷的特質。

另外，范麗娟教授的專長在青少年偏差行為的研究，對於中輟生、青少年族群的適應困難花了很多心思在研究，而她講課風趣活潑，個性直率不掩飾。還有，郭登聰副教授才氣縱橫，他講授的「社會政策分析」、「社會福利的民營化」，從社會福利與政策規劃、執行與評估的角度，帶給我們新的思維。這幾位教授的學識和人品，都讓我獲益匪淺。他們也很樂意提供參考資料供學生研讀和進修，捨知識、不藏私，即便



只有一人選修都會開課，可見學校培養人才的用心。

過去，儘管我有還算豐富的實務經驗，但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進了研究所後，許多觀念得以融會貫通，就好像用針線將零落的珍珠串起來一般，有了條理分明的脈絡。而談到醫療保健相關慈濟志業的運作時，老師和同學都會將眼光集中到我身上來，藉著實務分享來印證理論。那種被期待的感覺，不斷督促著我要更用功更努力，期待將來回到志業體服務時，能對慈濟志業的推動有些許的幫助。

我衷心感恩有這樣的機會與師長、同學共修智慧、研究的學分，期待不久的將來，也能與慈濟人共修「行菩薩道」的生命學分。

TZU CHI FOUNDATION

欣心家族

文／楊芳嬌



八十八年新學期開始，首次擔任慈濟大學慈誠懿德會的三位成員：從事室內設計兼具書法繪畫才能的郭永德師兄，永遠的志工、本是藝術工作者的陳淑麗師姊、以及年輕幹練，經營貿易的黃麗珠師姊。這三位各懷本事的師兄姊因緣和合，一起帶領著醫學院生命科學系的九位學子，懷著既興奮期待又有些微惶恐的心，共組「欣心家族」。

其實，初次見面就要成為一家人，也不是每個孩子都能立刻接納的。家族的大女兒伶如說：「對我這樣一個來自鄉下的害羞孩子來說，要我開口稱呼見面不到一天的長輩為爸媽，真是比登天還難。倒也不是排斥或是不尊重，就是一種陌生的隔閡吧！」在爸媽以無比的耐心，持



續的關懷著這些大孩子後，「初到異鄉的我們，因為有了他們的噓寒問暖，也有了家的感覺。」伶如充滿感激的說道。

意外的驚喜

「之所以取名為『欣心』主要是希望祝福每一位孩子，天天都有快樂的心情，也有一顆像慈濟一樣，欣欣向榮的心；更期望他們像天上的『星星』般發出點點的光明。」麗珠師姊熱心解釋欣心家族的由來。

記得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第一次與孩子們舉辦相見歡，九個孩子來自全省各地，大家有緣情相繫、心相牽，歡樂的氣氛歷歷在目。沒想到翌日清晨，竟發生台灣百年強震，師兄姊們除了積極投入賑災外，還不忘打電話逐一關懷每位孩子的家庭狀況，確定都已安頓妥當才放心。

「上人曾經開示過：這些孩子並不都是認同慈濟才來念慈濟大學的，希望慈誠及懿德爸媽們要以媽媽心來對待他們，做他們慧命的父母。」麗珠師姊恪遵上人的教誨，並分享帶孩子的心得說：「九二一大地震後，委員及慈誠們忙著賑災，無法撥空與孩子們見面，只能以電話關

懷。趁著一次回慈院做志工之便，與孩子們在佛陀問病圖前，拍了一張近距離合照。回台北後，郭爸爸照著相片上的模樣，逐一幫每個人畫了一面團扇，扇面上還畫有莊嚴的蓮花，並且題了字，真是美極了。」

孩子們看著美麗、莊嚴的團扇上，自己的畫像維妙維肖，真是興奮莫名，樂不可支，直嘆郭爸爸的畫功和書法不讓名家。都認為那是郭爸爸送給他們的無價珍寶，各自小心翼翼的收藏著。

爸爸媽媽的用心和真心的付出，以及無微不至的關懷，孩子們都感受到，他們是一群善解人意的孩子。八十九年三月的家庭聚會，孩子們很用心的事前在校門口拍了一張合照，把它燒在兩只馬克杯上，其中一只加燒：「祝爸爸生日快樂」，一只「祝媽媽生日快樂」。在家聚當天送給同是三月生日的郭爸爸和麗珠媽媽，郭師兄和麗珠師姊深深感受到孩子的貼心和愛心，真是甜在心頭，笑在眉頭。

「欣心家族」彼此間的關懷，經過一個學期的綿密互動，已產生相當高的凝聚力。老大林群傑更挑起了大哥的責任，對其他弟妹都照顧有加，使得整個家族倍感溫馨。就像大女兒伶如說的：「慈誠爸爸和懿德媽媽傳遞給我們善與美的心念，一次又一次，讓我們學會了如何去愛和



關懷，從身邊的親友到陌生的群眾。雖然『愛的心意』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但我相信『愛的行為』卻是需要學習的。」孩子們認真學習、樂於配合的精神，直叫爸媽打從心底歡喜。

利的出發變成善的結果

八十九年五月，慈大舉辦運動園遊會，班上為籌募生科系基金，也熱烈的討論要賣什麼。當時，孩子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才能賺錢。這時，郭爸爸和麗珠媽想起九二一之後，慈濟基金會為援建五十多所學校，也正為那一方偌大福田，廣邀天下善士。因此他們向孩子情商，撥出攤位的一角，讓爸媽耕一畦福田。

這群貼心的孩子感受到爸爸媽媽的心意，當日一大早，天剛濛濛亮，在老大群傑的帶領下，他們在沁涼的空氣中，踩著朝露，跨出愉快的脚步，往海邊出發撿石頭。大家努力的撿，直到微曦初露，天光乍明，他們提著沉甸甸的一大袋石頭，才心滿意足的打道回校。

郭爸爸挑選了一些潔白平坦的石頭，當場發揮他的書法和繪畫長才，寫上靜思語，畫上清淨的蓮花，讓每顆平淡無奇的石頭，剎時都鮮

活了起來。可惜他們揀錯了石頭，能適用的石頭數量太少，義賣效果有限。因此他們飛快的又一起奔向數公里外的海邊，這一次，他們知道應該撿什麼樣的石頭，才能和爸爸的字畫相得益彰。

由於家族團隊的愛心和努力，加上產品精美，當天，那些富創意又有很高藝術價值的石頭，幾乎全變成搶手貨，義賣所得出奇得好，總共募得一萬兩千多元。除了零數捐給生科系當基金外，整數一萬元也以生科系名義捐給希望工程，孩子們無不感受到那一份的法喜。

到了下一次的家聚，麗珠媽媽提議，一起到孩子們撿石頭的七星潭海邊，老大群傑事後回憶說：「我們靜靜的坐在岸邊，聽著海潮漲退的聲音，海潮帶動著石頭互相的撞擊著，產生美妙的天籟，似乎在描述著這篇『點石成金』的故事。我們從利的出發點，變為善的結果，這是我生命中最難能可貴的一部分。」

大愛連心環島拜訪

八十九年六月，學期結束，快樂的暑假來臨，孩子們歸心似箭，由於他們住家分散在全省各地。為了與孩子有更多的時間相處，也為了與



孩子的雙親有進一部的互動和瞭解，郭爸爸和麗珠媽規劃了一個兩全其美的環島家庭訪問。他們租了一部小型的遊覽車，既可護送孩子回家，順道拜訪他們的雙親，也可讓全家族的成員互相認識彼此的家庭，難得的是族導師也一起同行。

這一部取名為「欣心大愛交誼車」的第一站從宜蘭出發，那是老成群傑的家鄉。

在群傑媽媽的熱心招待下，他們吃到外公自己種的現採西瓜，真是香甜可口極了。大家大快朵頤之後，群傑姊夫又送給大家很多各式各樣觀賞用的南瓜。看著一個個千姿百態的南瓜，大家真是開了眼界，驚奇讚歎之聲不絕於耳。

懷著依依難捨之情，揮別了濃濃的蘭陽人情味，「欣心大愛交誼車」繼續開向下一站——基隆。車上不斷的播放曲調優美、情境莊嚴的三十七道品，大人人手一張講義，凝神傾聽，從歌聲中聞法。很快的車抵基隆，孩子放下行李，仍舊跟著大家繼續上路。

行行復行行，車子經過台北、新竹、頭份來到梧棲，孩子的媽媽不在，卻清晰聽到隔壁傳來哭泣聲，原來是隔壁的一位阿嬤往生。一向廣

結善緣、樂於助人的慈濟人，豈有坐視之理？麗珠媽先為大家說明助念的意義，接著帶領大家一起去為亡者助念結緣。助念完後，孩子們感到相當大的震撼。原來死亡也可以如此莊嚴平和，而亡者家屬在大家的念佛聲中，慌亂的心也漸漸平靜下來。讓之前哀戚的場面代之以莊嚴肅穆的祝福，孩子們也在無形中上了一課。

最後，車子來到了高雄。因為每個孩子到家見過父母後依然隨車同行，因此來到最後一站，仍舊是全家團圓。這時大家的開心丸——淑麗媽翩然出現，頓時氣氛熱絡了起來。循著原路，「欣心大愛交誼車」由南向北再將一個個孩子送回家，兩天的時間裡，讓欣心家族的感情更加緊密和諧。老三俊瑋代表孩子們道出了感謝：「您們使我們生活的一頁畫上最美麗的色彩，感恩爸爸媽媽！」

經過這一次的家訪，欣心家族聚會顯得更加的和諧，對彼此的家庭背景也多了一些了解，因此在互動上較之以前更能互相善解、包容。「很高興有此因緣，在芸芸學子中與他們來相會，他們的過去我們來不及參與，真希望他們的未來，我們可以同行。」郭爸爸、麗珠師姊、淑麗師姊祈願與他們長續法緣。



立願而來

訪醫七張宇勳同學

文／慈烘



歲入臘月寒冬，我走進張清文師兄的家裡，被牆上一幅觀世音菩薩畫像所吸引，原來這是男主人的墨寶。桌上擺滿了可口的茶點，女主人陳秋娥師姊沏壺熱茶招呼，淡淡的茶香讓人由心頭暖和起來。

「我在慈濟有三種身份，第一個是慈濟委員，其次是教聯會老師和家長，我的兒子讀慈濟醫學院。他曾經告訴我：『媽媽，我長大以後，會送您一張卡讓您去刷，我知道您很節儉捨不得刷，但只要布施給慈濟時，您一定要努力的刷哦！』」秋娥師姊回想民國八十七年教師研習營當隊輔時，上台的分享依然無限溫馨，很滿足的說：「我現在是以兒子為榮，由於上人開闢慈濟世界，他才有機會來學習，我們充滿了感恩，一

起走在慈濟路上，永不後悔。」

清文師兄接著說：「對我來講，兒子先布施出去！接著是太太也布施出去，現在連我一起投入了！我今年剛授證慈誠，三月將要委員培訓。」開朗的笑聲透露了許多期許。

秋娥師姊笑著取出兒子宇勳的照片，臉上散發出母親燦爛的光輝。告辭時，我想宇勳就讀慈濟醫學院期間，父母相繼出任委員慈誠，其中一定有很精采的故事。

因願而讀慈濟醫學院

宇勳年假返家，我們約在台北的一家咖啡館見面，邊啜飲濃郁的咖啡邊話從前。雖是初次見面，感覺上像多年的老友又似自家孩子般親切。

「我從小愛看漫畫書，尤其富正義感喜歡助人的『無敵怪醫』，認為行醫助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所以小時候就很喜歡醫師。」宇勳回溯兒時的記憶。



民國六十五年出生的宇勳，讀了三年宏法禪寺幼稚園，是第一名畢業的第一個男生，因此師父對他印象特別深刻。每年農曆年初一，他總是隨著爸媽到禪寺參拜，目前是慈濟醫學院醫七的實習醫師，禪寺師父還叫得出他的名字。

他小學就讀於媽媽任教的後埔國小，成績一直很好，以班上第三名畢業。後讀鄰近的重慶國中資優班，全校第三高分考上建國高中。

臨近大學聯考最後階段，宇勳自覺衝勁不足，而緊張煩躁。家人借助一位就讀醫學院的友人孩子，分享其讀書經驗，因而找到讀書的盲點予以突破，每天只睡三、四小時全力以赴。

大學聯考成績五一七分，原本可上北部學校；但他第一志願選擇慈濟。原來全家從七十八年起就是慈濟長期會員，高二那年，他當佛學社社長，特地買火車票，帶著老師、同學參訪慈濟醫院、靜思精舍，而與慈濟結緣。考前他到從小就熟悉的宏法禪寺，向觀世音菩薩發願，他篤定的說：「我是因願而讀慈濟的！」

找不到這麼好的校長

來到花蓮後，「除了原住民、藍天、樹木、草地外，什麼都沒有。」做為第一屆的學生，「買一樣東西很不方便、少一件東西找不到……」他感到相當後悔。他記起「一切要靠自己」的家訓，每次回台北，第一要務就是買醫療新書，但往往已經出版一段時日了，「距離」造成資訊的落差，是他心中的隱憂。

大一時，許多同學因校方規定穿制服沒有自由而抗議。宇勳認為如果懿德爸媽能帶著同學一起做慈濟，從做之中感受到慈濟人的付出，才能體悟穿制服所代表的真正意義和使命。

「以後你們會發現這些事情不是最重要的。」李明亮校長曾說，同學當時根本聽不進去，宇勳說：「但後來我才體會到這不是最重要的，我很感恩校長，真的找不到這麼好的校長。」

李校長的作風是學生有事可以直接到校長室約時間面談，「在我們學校師長非常照顧學生，愈來愈覺得有這麼好的學習環境，我應該感恩珍惜才對。」宇勳接著說：「尤其是大體解剖，更是用心規劃，二樓滿明亮的，不僅有地藏王菩薩的透明玻璃遙望過來，而且有常……佛，感覺上心滿平靜的。」



去年他到台北一家醫院實習，看到有些醫師，平均幾分鐘看診一個病人，「這其實是醫界的問題，他們也很無奈。」他覺察這樣不對，和李校長及王本榮教授談過，更堅信醫師除了看病之外，還要照顧病人的心，這種慈濟人文思想使他由初期的懷疑變成認同。

和懿德爸媽結深緣

慈濟的教育志業除專業知識的傳授外，還特別重視人文教育。對於第一屆醫學院學生，上人特委請資深委員慈誠來當慈誠爸爸懿德媽媽，由林勝勝（靜宥）師姊擔任總幹事。杜張瑤珍、賴金碧（慈彥）、陳乃裕三人，是宇勳和其他八位同學的慈誠懿德爸媽，照顧孩子們的身心靈，引導關懷社會各個層面，啓發善念。

剛開學時，在社團裡和同學間有些摩擦，意見無法整合，他確實內心很掙扎，後來到人文室當志工，受到懿德媽媽和委員師姑們的鼓勵，參與在台北的大學博覽會，和負責的宥媽媽、藍媽媽（翁千惠師姊）結了很深的緣。他在博覽會上介紹慈濟醫學院，隨著藍媽媽到北一女、中

山女中、新竹女中……等校演講，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了解而讀慈濟。

他常見到懿德媽媽日夜忙碌，有一次，好奇地問：「宥媽，您們是怎麼募款？」宥媽媽回答：「募款就是募心，帶動人心向善，他人有需要時能立即伸出援手，在付出中廣結善緣。」宥媽媽也藉機請教「大體捐贈」、「大捨堂」的情形，彼此間理念溝通、志業經驗互相分享。

宇勳最盼望每個月一次和懿德爸媽及同學們的家聚，「我們分享彼此的心情故事，我珍惜這相聚的時刻。」

寒暑假回台北，常找乃裕爸爸聊天，見到他不是為了骨髓捐贈就是教聯會在忙碌；藍媽媽忙著慈警會；彥媽媽則忙著「快樂健康營」……，看到他們日積月累的付出，宇勳深受感動，認為以後有能力也應盡一份心力。

小兒科醫師的特質

宇勳發現當他醫治生病的孩子，給了藥之後，孩子常常愈來愈好，生命不斷好轉，一如即將盛開的花朵，這帶給他無限的喜悦和希望。他



在浩瀚的醫學領域裡覺察到小兒科的另一層意義。

他很喜歡小孩子，常逗著玩，是孩子們的大朋友。許多媽媽見到宇勳，常抱著孩子過來說：「張醫師，您幫我聽聽看！」很得歐巴桑緣，具足當小兒科醫師的特質，加上李明亮校長和林俊龍醫師的推薦，成為小兒科主任王本榮的學生。

「那一天，爸爸打電話來，已經下午六點半了！我還在忙著看病人。我現在只是小兒科的實習醫師，最高紀錄是同時接八個病人，忙得團團轉，但這是我甘願做的事。」宇勳娓娓道出無怨無悔的心情。

去年七月，他在某醫院實習，照顧一位病人，給他心理上的支持，這位病人要出院時家屬問：「張醫師，您在哪裡有開業啊？我要帶孩子給您看！」得到病人的信任，是當醫師最滿足的時候。

宇勳非常敬佩上人，認為上人能幫助很多人真是偉大。「我選擇在我的工作崗位上，親手照顧病人，一個一個的醫治病人很有踏實感，看到病人健康出院，是我最快樂的事了！」

他牢記老師給他的一個概念：「處理事情時，不要去管過去到底是怎麼樣了，而是現在病人在你的面前，你要如何去處理他現在的問題，

當機立斷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的孩子長大了

「我以前不懂感恩，甚至覺得慈濟對我不夠好；但是現在我要非常感恩師公上人，還有師長和師姑師伯們，我曾經受到大家夠多的照顧，如今應該是我為慈濟付出心力的時候了！」宇勳若有所思，接著說：「因此我決定畢業後留在慈院服務，我是班上第一個到慈院人事室簽約的學生。」

醫七上學期期末時候，他到精舍參加志工早會，表示身上穿的白色短袍是當年師公上人授與的，雖然不再嶄新潔白，但師公上人的祝福和「多用心」叮嚀一直烙印在心田。他並自願留在慈院服務，做一位好醫師，他認為得到心靈上的滿足比職位更重要、更充實。

上人見到第一屆醫學院孩子的心得分享後，經過十幾年來創院的辛酸，展現難得高興的笑容說：「孩子，為你付出永無後悔，只要能尊重生命，為病人付出，我想再怎麼辛苦，我都感覺很有價值。我不但授你



們短袍，以後等到你要接受長袍時，我也會親手給你，要記得！」

夜已深了，原來擁擠的咖啡座頓時空曠了，不絕於耳的爵士樂顯得更大聲，我起身握著宇勳的手，「宇勳，你是立願而來，我祝福你！」

「我是慈濟人啊！生生世世都走在這一條路上。」宇勳背起背包消失在台北街頭的人群裡。

TZU CHI FOUNDATION